

文史
随笔

朱炜

武康翠峰茶

茶,是江南重要的经济作物。浙北质量最高的茶产地就在湖州,如长兴紫笋、安吉白茶、莫干黄芽,闻名遐迩,为湖州茶之代表。此外,湖州历史上还出现过不少的名茶,如温山玉笋,如梓坊雀舌,如三癸雨芽,如东沈红。

清初诗坛王士禛在送剧作家、《长生殿》作者洪昇的长诗《送洪昉思由大梁之武康》中描绘武康县典型风物,首先是茶。诗云:“山歌到处采茶芽。”茶芽是一个很专业的名词,茶农们将早采的茶,称茶;将晚采的茶,称茗,亦称芽。而武康的茶故事历史可追溯至南朝。

陆羽《茶经》:“释法瑶,姓杨氏,河东人。永嘉中过江,遇沈台真,台真在武康小山寺,年垂悬车,饭所饮茶。永明中,敕吴兴礼致上京,年七十九。”

法瑶是东晋名僧慧远的再传弟子。《高僧传》说,法瑶著有《涅槃》《法华》《小品》《胜鬘》等义疏,对佛性、渐悟、应无缘三点有独立见解。南朝宋永嘉年间,法瑶应吴兴名士沈演之之请,至武康小山寺,前后十九年,传经弘法,三吴地区学者慕名而来。法瑶每饭必茶,晚年应诏赴京,陆羽以此例表明茶益身心,有助修行。茶禅一味,修为以持,法瑶饮茶故事,对全民饮茶之风的倡导,不可谓影响不大。

小山寺遗址在今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龙胜村漾口自然村,当地至今流传有“翠峰茶”的民间传说。

其中一则故事是陆羽教书翠峰寺。故事说,很久以前,漾口村有一个叫阿海的后生跟着借住在小山寺的陆先生读书,后高中状元。阿海衣锦还乡,回到漾口,头一件事就是到小山寺陆先生住过的斋房里追念一番。他想起陆先生教他读书作文的种种好处,决定找人塑一尊陆先生的像放在这斋房,以表自己对先生的崇敬之情。不知不觉又过了很多年,阿海偶然读到了一本《茶经》,方知陆先生叫陆羽,陆先生那时来小山寺居住肯定是为了写这本《茶经》,他要把《茶经》带回小山寺。他想,这是对陆先生最好的纪念。自从阿海把这本《茶经》带回来以后,小山寺前后广栽茶树,翠峰茶也随之名扬天下了。

另一则故事是武康有一座翠峰山,山下有个翠峰寺,开山祖师是南朝的杨和尚。杨和尚与众不同,一日三餐少吃饭多喝茶。奇怪的是,他从不生病,年已七十九岁了。皇帝知道后,立即传旨,要杨



武康小山寺遗址

和尚上京。

皇帝问:“老和尚,你有什么延年益寿的秘方?”

杨和尚答:“没有。”

皇帝又问:“你日常饮食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?”

杨和尚答:“我喜欢喝茶。”

皇帝心想,这就是延年益寿的秘方吗?于是追问道:“你喝什么茶呀?”

杨和尚答:“我喝的就是寺内的土产茶。”

皇帝又问:“什么茶名?”

杨和尚一时答不上话来,皇帝再三追问,他急中生智,想起了寺名,便说:“我专喝翠峰茶。”

皇帝问:“翠峰茶产于什么地方?”

杨和尚答:“翠峰茶产于武康翠峰山。”

皇帝听后当即下旨,要杨和尚每年进贡翠峰茶。

杨和尚领旨后,回到寺中,又种了一批茶树,年年把炒好的春茶用锡纸包好装进木箱,写“翠峰茶”三字,送到京都。从此,翠峰茶名扬四海。

民间传说里的杨和尚便是法瑶,因俗姓杨,加之当地杨姓人家较多,故呼其为杨和尚。

二

民俗学家邓云乡研究发现,出茶叶的地方,爱喝茶不算稀奇的,杭州人叫茶叶,但离开杭州几十里路的武康、德清一带,就不叫茶叶,而叫“茶酿”了。这个叫法,可能是古已有之,因而使今人想起宋代人吃茶的事。

宋代,在武康、德清两县设立有茶场,登记产茶园户姓名,用来收购买卖茶货。地界武德,原武康县东北三十里有翠峰山,高三丈,围二十丈五尺,形如众山皆大,小者为尊,一块然耳。介武德东西诸村虽比邻各分,而统以小山无异名。盖亦独成尊也。山麓有小山寺,兴于南朝,盛于宋,重建于明,倾圮于清。

小山寺是颇具宋韵的,在宋代诗文中可见一斑。宋大中祥符八年(1015),僧智圆访小山寺,有《经武康小山法瑶师旧居》诗云:“我来访旧居,景物如有情。”当时智圆在武康龙山一座寺里译经,不忘在序中提及附近的小山寺:“秋九月,自钱塘泛舟西迈,访故人奉蟾于吴兴武康之龙山兰若,得上方而居焉。其堂阁塞产,林泉岑寂。左顾叠嶂,接法瑶之小山;下瞰平波,浸防风之故邑。既饶胜概,且远嚣俗……”宋元符元年(1098),毛滂任武康县令,作为一位资深茶人,曾作《送茶琳老》《书禅静寺集翠堂示堂中老人琳径山》《十月十日访琳道人于禅静寺……》《德清五兄寄清茶》等诗,记他在武康任上雪夜烹茶,“余英煮茗春云动,润气留香宿雾繁”;数访沈约后人,高僧维琳于武康禅静寺,有一次维琳将珍藏数年的御制极品贡茶“大龙团”,茶饼表面印有龙图案,食且几尽,仅余一龙爪,出刀圭许以饷;又记他因取武康山泉水烹茶,其味甘冽,乃凿为井,后人称“毛公澄泉井”。

毛滂在武康任上几度造访小山寺,品鉴过寺中茶灶炒制的翠峰茶。他与小山寺法海道人、有谊,见

分分泌多巴胺,新市羊肉人口的满足,带来情绪和精神状态的饱满,所以新市人的幸福感很充裕。这种幸福,顺带让周围的世界更美好。看到渐渐肥硕丰满的鲤鱼在你脚下戏水,时而跃上河面张嘴吐个泡,时而一个筋斗潜入深水让你好找。凭栏看鱼翔浅底、翻腾逗趣,在陈家潭初一壶茶,坐一下午,享受秋冬的日晒,在一杯茶一抬手之间,释放了工作和生活的诸多压力。捻一些饼干屑或掐一点茶糕边角,撒入河里,鱼儿一拥而上,有群众放生的锦鲤,有此地野生的白鲈,那些不知道守在这里多少年的草鱼、鲢鱼,则藏在河底不动声色。

心如潭水静无风,一坐数气息。陈家潭的动是心动,陈家潭的静也是心静。来看江南的水,不能错过新市古镇,来捕捉千年历史的韵味,不能不来陈家潭。一窝家燕,一片睡莲,一池游鱼,一呼一吸之间,自在人间不羡仙。

分分泌多巴胺,新市羊肉人口的满足,带来情绪和精神状态的饱满,所以新市人的幸福感很充裕。这种幸福,顺带让周围的世界更美好。看到渐渐肥硕丰满的鲤鱼在你脚下戏水,时而跃上河面张嘴吐个泡,时而一个筋斗潜入深水让你好找。凭栏看鱼翔浅底、翻腾逗趣,在陈家潭初一壶茶,坐一下午,享受秋冬的日晒,在一杯茶一抬手之间,释放了工作和生活的诸多压力。捻一些饼干屑或掐一点茶糕边角,撒入河里,鱼儿一拥而上,有群众放生的锦鲤,有此地野生的白鲈,那些不知道守在这里多少年的草鱼、鲢鱼,则藏在河底不动声色。

心如潭水静无风,一坐数气息。陈家潭的动是心动,陈家潭的静也是心静。来看江南的水,不能错过新市古镇,来捕捉千年历史的韵味,不能不来陈家潭。一窝家燕,一片睡莲,一池游鱼,一呼一吸之间,自在人间不羡仙。

分分泌多巴胺,新市羊肉人口的满足,带来情绪和精神状态的饱满,所以新市人的幸福感很充裕。这种幸福,顺带让周围的世界更美好。看到渐渐肥硕丰满的鲤鱼在你脚下戏水,时而跃上河面张嘴吐个泡,时而一个筋斗潜入深水让你好找。凭栏看鱼翔浅底、翻腾逗趣,在陈家潭初一壶茶,坐一下午,享受秋冬的日晒,在一杯茶一抬手之间,释放了工作和生活的诸多压力。捻一些饼干屑或掐一点茶糕边角,撒入河里,鱼儿一拥而上,有群众放生的锦鲤,有此地野生的白鲈,那些不知道守在这里多少年的草鱼、鲢鱼,则藏在河底不动声色。

心如潭水静无风,一坐数气息。陈家潭的动是心动,陈家潭的静也是心静。来看江南的水,不能错过新市古镇,来捕捉千年历史的韵味,不能不来陈家潭。一窝家燕,一片睡莲,一池游鱼,一呼一吸之间,自在人间不羡仙。

分分泌多巴胺,新市羊肉人口的满足,带来情绪和精神状态的饱满,所以新市人的幸福感很充裕。这种幸福,顺带让周围的世界更美好。看到渐渐肥硕丰满的鲤鱼在你脚下戏水,时而跃上河面张嘴吐个泡,时而一个筋斗潜入深水让你好找。凭栏看鱼翔浅底、翻腾逗趣,在陈家潭初一壶茶,坐一下午,享受秋冬的日晒,在一杯茶一抬手之间,释放了工作和生活的诸多压力。捻一些饼干屑或掐一点茶糕边角,撒入河里,鱼儿一拥而上,有群众放生的锦鲤,有此地野生的白鲈,那些不知道守在这里多少年的草鱼、鲢鱼,则藏在河底不动声色。

心如潭水静无风,一坐数气息。陈家潭的动是心动,陈家潭的静也是心静。来看江南的水,不能错过新市古镇,来捕捉千年历史的韵味,不能不来陈家潭。一窝家燕,一片睡莲,一池游鱼,一呼一吸之间,自在人间不羡仙。

分分泌多巴胺,新市羊肉人口的满足,带来情绪和精神状态的饱满,所以新市人的幸福感很充裕。这种幸福,顺带让周围的世界更美好。看到渐渐肥硕丰满的鲤鱼在你脚下戏水,时而跃上河面张嘴吐个泡,时而一个筋斗潜入深水让你好找。凭栏看鱼翔浅底、翻腾逗趣,在陈家潭初一壶茶,坐一下午,享受秋冬的日晒,在一杯茶一抬手之间,释放了工作和生活的诸多压力。捻一些饼干屑或掐一点茶糕边角,撒入河里,鱼儿一拥而上,有群众放生的锦鲤,有此地野生的白鲈,那些不知道守在这里多少年的草鱼、鲢鱼,则藏在河底不动声色。

心如潭水静无风,一坐数气息。陈家潭的动是心动,陈家潭的静也是心静。来看江南的水,不能错过新市古镇,来捕捉千年历史的韵味,不能不来陈家潭。一窝家燕,一片睡莲,一池游鱼,一呼一吸之间,自在人间不羡仙。

分分泌多巴胺,新市羊肉人口的满足,带来情绪和精神状态的饱满,所以新市人的幸福感很充裕。这种幸福,顺带让周围的世界更美好。看到渐渐肥硕丰满的鲤鱼在你脚下戏水,时而跃上河面张嘴吐个泡,时而一个筋斗潜入深水让你好找。凭栏看鱼翔浅底、翻腾逗趣,在陈家潭初一壶茶,坐一下午,享受秋冬的日晒,在一杯茶一抬手之间,释放了工作和生活的诸多压力。捻一些饼干屑或掐一点茶糕边角,撒入河里,鱼儿一拥而上,有群众放生的锦鲤,有此地野生的白鲈,那些不知道守在这里多少年的草鱼、鲢鱼,则藏在河底不动声色。

心如潭水静无风,一坐数气息。陈家潭的动是心动,陈家潭的静也是心静。来看江南的水,不能错过新市古镇,来捕捉千年历史的韵味,不能不来陈家潭。一窝家燕,一片睡莲,一池游鱼,一呼一吸之间,自在人间不羡仙。

塔栏槛外所植瑞香零落无几,“问讯道人春到否?”实是问该年的翠峰茶产量如何。继任武康县令程九万曾和毛滂诗云“却忆东堂旧作家”,言外之意,小山寺是茶人心中的圣地。

明代德清名士蔡汝楠详尽了小山寺昔年景象:“寺前有桥曰登云桥,内为浮屠七级,宋时毛泽民有诗,今其创其隳,年月无闻……自刘宋树刹,历今千五百年,四方之人无不知有小山者。”“寺之左大道东行,一水自北来,出寺墙下,绕而南为山门。”

小山寺遗址于2024年6月进行了考古发掘,宋代建筑基址被揭露,并出土了大量茶碾、执壶、盏托等茶器茶具,陆羽《茶经》中记载的场景在此有了印证。

三

迟至20世纪60年代,小山寺周边漾口村等几个村仍以茶为主要经济收入。1986年4月,茶业专家在小山寺周边炒制翠峰茶,据茶人蔡泉宝《茗人话茶》记述,该茶条索结紧弯勾,色泽油润绿翠,芽峰显露,有熟板栗香,为绿茶中上品。1996年11月,经蔡泉宝等发起,由县内书画家卢前撰、徐炎武书、周于怀题额“武康小山寺遗址”碑,立于小山寺遗址之上。碑文特别提及小山寺“附近所产之茶皆臻佳品,溯以古井之泉,堪比滋补之药。茶圣所言,或可征信焉。爰为立碑纪念。”

2001年,卢前重访小山寺遗址,填了一阙《唐多令》,词云:

征鞞走萧萧,驱驰不觉遥。

到小山,烟雨缱绻。

翠滴桑间珠玉响,双井古,水清寥。

遗址考南朝,寺僧名法瑶。

但嗜茶,身健年高。

陆羽传经名胜地,论恢复,待吾曹。

今天,小山寺真的要恢复了,遗址之上重建建筑,茶史亦将书写新的篇章。

遂想起名茶,多因地得名,因显著内质特点而负盛名。今龙胜村漾口村周边仍保留有四百亩茶园,宜取名“武康翠峰”,峰以形,翠其色,做精工艺,赋能产业,使之成为又一款上品绿茶,跻身名茶之列。同时,结合当地奉沈约为吴兴土主的传统,导入沈氏故里名产“东沈红”,与黄茶中佳品“莫干黄芽”,打造最德清、最匠心、最有韵的茶礼,让沈约的气质、法瑶的禅意、陆羽的风度从历史中走来,在一盏茶中舒展,在江南之源焕发新神采。

“从城关到乾元——30年回眸” 有奖征文评比结果揭晓

“从城关到乾元——30年回眸”有奖征文共收到征文49篇,按照组委会启事要求,经评委评选,评出严寒、

金雨萍一等奖2人,高瞻等二等奖4人,卢忱等三等奖10人,优胜奖5人。获奖名单如下:

一等奖

严寒《假如时间有答案》

金雨萍《直把他乡作故乡》

二等奖

高瞻《与乾元一路同行的十年》

朱炜《赵家弄焕新记》

杨苏奋《走在赵家弄,不想离去》

陈德明《悠悠扇影,夏日长歌》

三等奖

卢忱《回忆在德清乾元的三个“家”》

何思华《逆鱼》

王福田《“双城”变“同城”》

赵长根《春到乾元》

刘卫东《舀取余不水一瓢》

沈示春《“游船”上的随想》

罗永昌《从城关到乾元:变与不变的韵味》

丁国红《从地摊人到家乾元新居民张海群》

周江鸿《从城关到乾元,安之若素》

何跃进《拥抱乾元》

优胜奖

高圣杰 胡松 尹小平 钟志红 沈丽霞

征文组委会

2024年9月30日

味蕾
记忆

钟穗

重阳糕香 岁月悠长

说起个人对九九重阳的最初记忆,无关诗情绵绵的登高望远,无关画意浓浓的遍插茱萸,也无关醉倒于家门口的菊花酒,而在那块只轻轻一咬,便能从中感受到素朴与温馨的重阳糕上。

兴许是糯米的风味,与这方水土的格调特别匹配,早年的家乡,各色米糕团子,会随着岁时节令流转,赋予四季轮回的意义。尤其是老一辈人对于它们的重视,是现在的小年轻所无法想象的。在老人家们的目光中,糕团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,更是萦绕于心头的乡情所思。生活中,只要有它们陪伴的日子,总是那般的甜蜜幸福。

“中秋才过又重阳,又见花糕各处忙。面夹双层多枣栗,当筵题句傲刘郎。”重阳糕,历史悠久、品种繁多,早在《岁时杂记》里便有记载:“重阳尚食糕……大率以枣为之,或加以栗,亦有用肉者。”

尽管就我而言,并未见识过用枣、用栗,甚至用肉的重阳糕,但打小就知道,只要是重阳节当天吃的糕,诸如花糕、蜂糕、方糕、状元糕等,都可泛称为重阳糕。

印象中的儿时重阳节,天刚蒙蒙亮,家里便忙碌起来。兀自躲在被窝中,半梦半醒的我,依稀听到门外传来舅舅到院场草垛搬动石磨的声响。接着,便是一阵“吱呀吱呀”,将泡酥的新米,上磨磨粉的动静。

不知过了许久,屋内空气中渐渐飘溢进米香糍合着馅香的芬芳气息,丝丝缕缕,越来越浓,只消一闻,立时便能联想到米糕所赋予舌尖的绵密甘香。再也按捺不住的我,“噌”地一下从床上跃起,光着脚丫跑去看大人们蒸糕。

透过弥漫了整个灶间的缭绕雾气,但见一笼热而烫的重阳糕,刚好出锅被显眼地摆放

在桌上。待其稍冷却后,外婆将之切成一角一角的菱形块,再用彩纸剪成的三角形小旗,插在糕面上。眼瞅着一块块的米糕,有模有样地落到盘里,霎时变得姹紫嫣红了起来,该份诱惑可想而知。

就当我迫不及待地准备去抓一块来尝的时候,却被一旁的外婆奚骂了一句:“小馋鬼,先给外公送去!”于是,只得乖乖耐住性子,捧着盘子,把糕送到院中的外公手里。外公用他那有些零落的牙齿,象征性地轻咬一口,便递还给了我,并连口夸赞道:“真懂事,外公不饿,你先吃。”

莫瞧重阳糕貌似婉约,在你轻轻咬开的那刻,清且纯的新米香,和以馅料淡淡的一点甜,很能让人感受到蕴藏于眼前这些微小颗粒里的韧劲与力量。

我始终认为,糕团大致是带点女性化特征的吃食。君不见,乡人吃糕,多重一个“糯”字。唯独重阳糕,因用了粳米成分多一些的粗米粉来制作,独具一种宛若黄松糕般松软不粘牙的口感。而那份滋味,恰恰是我所偏好的。

家里自制的重阳糕,不以糯见长,但糕团灵魂里的东西却是一个没落下——豆沙和猪油。经猪油炒过的赤豆沙,于蒸制过程中,香甜软滑地渗透到米粉中,融于一处,再香甜地在嘴间化开,恰似金风送玉露,味蕾瞬时开出了一朵朵花。美食当前,我总得连吃三块,方才心满意足地出门去找小伙伴们炫耀了。

食物是有记忆的。就像敲下这段文字的同时,我的眼前仿佛浮现起,旧时重阳的一些既模糊又清晰的影像:灶间里,外婆被炉火熏得赤红,汗水沿着两鬓直往下淌的脸庞,在由窗户散落进来的晨光渲染下,显得如此祥和……伴着隐隐传来的桂香,时光温柔。

乡土
文脉

沈丽洁

陈家潭的动静

如果你来过德清东部水乡古镇新市,你一定记得陈家潭,它像一个宽阔的臂弯,拥古镇入怀。陈家潭的河边,一溜清闲的茶座,就在青石板路上,你就对着人来人往嗑瓜子,保持天然的互动。从墨绿色的太阳伞下往南望向架仙桥的位置,平静的河面浮动清风吹水的波光,让你有坐在船上的错觉。所以,在水乡,不管岸上还是水上都不打紧,水都围绕着你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新市人,陈家潭已经走了无数遍,和短暂驻留的游客不同,我在漫步中常观察老屋老树,行人环境。运河的眉眼带笑,说的就是这陈家潭,夸它是小镇最有灵气的地方不为过,因为此处有三种动静相宜、负气含灵的小生命。虽然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,但它们就在一代又一代的更迭中守护着陈家潭的别有洞天。

陈家潭的新市文史馆,在“德源当”的原址上修建,跨入门槛便能体

会鸟鸣竹影动,人闲心境悠的意趣。阳春时节的陈家潭,居民的陶盆铁罐里开满叫不上名字的娇艳小花,河埠石缝处也是止不住往外冒的生机盎然,多肉小草、藤蔓青苔,字字不提春,老岩石上略施粉黛尽是春。隔壁陆仙楼的飞檐上,那些黑羽白腹、下颏棕栗的家燕,开始低语浅唱。你抬头看看,一个“歪头杀”就能萌煞众人。老民宅和明清故居拥有家燕喜欢衔泥筑巢的木质房梁,古镇上多是这种房子,从钟兆琳故居到润潼夫纪念馆,从沈铨故居到资华筠舞蹈艺术馆,家燕绕着人杰地灵的运河小镇,低飞掠过,在河面用尾羽剪开一圈涟漪,“叽”的一声,欢快地向天空飞去。那些远走求学、渡过重洋苦练本领的新市人,归来报国反哺家乡,巢固家不变,一草一木的枯荣见证他们的辉煌。

初夏的风吹到陈家潭的时候,睡莲缓缓苏醒,从一线叶,到一圆叶,日

日都是新模样。睡莲的叶片与荷花不同,上面缺一个小口,看起来更像一颗心。一阵雷雨袭来,雨滴落入河面溅起清澈的水花,形成了雾气一般的仙境围绕着莲叶。打在睡莲叶片上的雨,从这片回弹到另一片,压低它们的身姿,自然地在河水里摇曳。这片睡莲长在陆仙楼的门口,每年夏天,嫩黄的莲花是陈家潭的保留景色,花期不长,错过再等一年。站在中式风韵的景里,想起西方画家莫奈创作的《睡莲》组画,它是西方印象派的代表,而新市画家沈铨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在工笔花鸟人物画上名扬海外,他的《荷塘鹭鸶图》飞潜动静都鲜活有致。

立秋过后,新市人开始吃羊肉、喝黄酒来贴秋膘,过了中秋,羊锅热气腾腾,镇上的老字号羊肉面更是每天五点钟就门庭若市。吃完软烂鲜香的红烧羊肉,再去看看陈家潭的鱼,会让你更快乐。美食的刺激,让大脑